

四川大學返國報告書

一、 學校簡介

四川大學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共分為三個校區——望江、華西、江安，望江校區及華西校區位於成都市中心，附近都有地鐵站，因此不論去哪裡都很方便，但是我所屬的藝術學院位於靠近成都機場的江安校區，是個很偏僻的地方，附近沒有地鐵，要到市區得先乘坐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校車到達望江校區，再轉乘地鐵。

成都經常連日陰雨，進入冬天之後一個禮拜內大概只會有一天是晴天，再加上氣候潮濕，這裡的冬天平均氣溫大約攝氏五度，而等到太陽下山後，夜晚的體感溫度甚至只有零度。

二、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這裡的課程安排和台灣的學校很不一樣，台灣的課通常是一個禮拜一堂，一門課上滿一個學期，但這裡的課一個禮拜要上一到兩堂，而且每門課的上課週數都不一樣，因此一個學期內課表可能就會更換好幾次，而且課程的時數也因上課內容而有所不同，我在台灣修的課最長一堂就是三個小時，但這裡有些課一上就是一整天，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或者十點。

雖然我是劇場藝術學系，在四川大學的話應該是表演系，但是表演系的課程我在中山四年內都已經修過了，為了完成我的另一個夢想——成為電影系的學生，因此我這學期總共修了兩門電影系的專業課程，一門是影視美學，主要認識電影美學分析系統，利用這套分析系統去做電影美學批評，並且寫成一篇論文。另一門課是經典影片分析，除了簡單介紹電影史之外，每次上課就是看一部老師準備的影片，並在看完後討論、分析，雖然看似是一堂輕鬆看電影的課，但是對於電影專業的人來說，看電影就是在學習，除了會欣賞之外，更要學會如何評價電影。

三、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其實會想要來四川交換，最大的原因就是這裡離西藏近，往返可以省下許多交通費，而去西藏旅遊也是我這趟「交換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早在來到成都前我就已經規劃好行程，也選定了將在十一長假前往西藏這片神秘的高原。「進藏」的方式有飛機與火車，而我選擇了可以飽覽沿途風光的青藏鐵路，臥鋪火車分成軟臥及硬臥，雖然名稱有軟硬之分，但其實他們的床都是軟的，差別在於軟臥是四人一個包廂，硬臥則是六人一間，且是開放

空間，當然硬臥的價格也比軟臥更親民，窮學生如我也就選擇了硬臥。從成都到拉薩坐火車得花費三十六個小時，雖然這樣的時數常讓人卻步，但對於第一次搭乘臥鋪火車的我是一件非常新奇且躍躍欲試的事情，尤其是踏上從前只會在地理課本裡出現的青藏高原，更是讓人燃燒起了旅行之魂。

在顛簸的火車上其實並不太好入睡，再加上一路往高海拔地區前進，缺氧頭痛等高原反應也漸漸浮現，因此我常常天未亮就醒來，在青藏鐵路沿途看了幾次日出，最後一次是在進入高原後，周圍都是白茫茫的雪山，太陽光灑在雪山上將雪山染成金粉色，真是美極了日照金山，至今那畫面仍然存留在我腦海裡，猶如幻燈片那樣不時閃現。然而初到拉薩的第一晚高原反應更加劇烈，頭脹得就像灌氣灌到緊繃的氣球，隨時都要爆炸，同團成員也紛紛受高原反應影響徹夜未眠，於是大家立刻找醫生求救，那是生平第一次在飯店房間內吊點滴，這樣的「客房服務」也算是來西藏的初體驗。隔天參觀了世界遺產——布達拉宮，布達拉宮位於一座小山上，爬上去可以眺望被群山圍繞著的拉薩，在高原上爬坡是一件非常耗費體力的事情，一邊爬著布達拉宮的階梯，一邊感受身體正在消耗大量氧氣，直到那一刻才覺得——我真的來到西藏了。

西藏幅員廣袤，每次前往下一個景點動輒耗費數小時，但是比起觀光景點，欣賞沿途風景對我來說才是旅行的真諦，因為正值秋季，樹林一片金黃，伴隨著淺藍色的雅魯藏布江汨汨流過，風一吹過，幾片落葉隨之起舞，掛在樹上的西藏經幡也微微飄動，構成一幅祥和又富有生命力的油畫。大概是由於離天空很近，也離外太空很近，所以每天太陽跟月亮都同時掛在天空上，再加上高原地形，山壁長不出草，裸露出原本的岩石地質，像極了宇宙某顆行星，宛若太空之旅。在所有造訪的景點裡，我最喜歡的是羊卓雍錯，「錯」在藏語中是「湖」的意思，因此羊卓雍錯也稱為羊湖，羊湖是一座在高山上的湖泊，那天我們抵達時豔陽高照、萬里無雲，湖水是飽滿的藍綠色，就像西藏特有的綠松石，彷彿是鑲嵌在地面上的一大塊寶石，加上遙遠的另一頭矗立著雪白的喜馬拉雅山，讓人感嘆不愧為西藏三大聖湖其中之一。幾天後我們到了這次旅程最高海拔的地方——喜馬拉雅山腳下的珠峰大本營，雖是山腳，但卻位於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這裡是一般人能最近距離接觸喜馬拉雅山的地方，我們住在傳統藏式帳篷裡，十幾個人一起睡在通鋪上，凌晨抵著零下幾度的寒冷在外頭看星空，那也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銀河，由於海拔比拉薩更高，氣溫比拉薩更低，當晚高原反應也更劇烈，因此體驗了第一次在高原吸氧，一瓶一公升的氧氣筒大家半夜爬起來輪流吸，也算是來到西藏才看得到的特有風景。

十月底的時候，去了另一個我滿懷憧憬的地方——絲路，秋季即將結束

前的敦煌秋意濃烈，放眼望去盡是一片猖狂的金黃，我穿梭在金黃色的胡楊林之中，整片樹林地上覆蓋了一層金色落葉地毯，夕陽穿透樹林錯落有致的灑在上面，讓那條林間小路成了閃閃發亮的夢迴長廊。對絲路的憧憬主要來自沙漠與那獨有的邊塞風情，而我在去了鳴沙山以後從此對沙漠敬畏三分，因為沙山真的太難爬了，每往上爬一步就往後滑半步，無奈地看著腳下流沙也只能聽見沙子嘲笑你的聲音，雖然如此，為了看夕陽許多人仍堅持攻頂，畢竟整片沙漠在日落餘暉下映照出金色、橘色、粉紅色的魔幻景象，錯過了此刻更待何時？

絲路的另一驛站——張掖也是個必去之地，張掖的丹霞地質公園是個讓人流連忘返的地方，色彩斑斕的岩石連綿不絕的在地面上展開，岩層皺摺裡鑲嵌著橘色、粉色、白色、藍色、置身在從白堊紀就存在到現在的丹霞地貌，感受到地球最原始的生命力。

四、 交換之具體效益

1. 可以轉換科系，選修有興趣的外系課程，學習不同專業
2. 離開舒適圈，體驗國外生活與文化差異
3. 可以規劃長途旅行，更甚者可以在交換期間玩遍該國
4. 作為正式進入社會前的「Gap Year」，好好沈澱自己並探索自我
5. 身在國外更能體會自身國際地位，回國後為自己國家好好努力

五、 感想與建議

來交換我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國並沒有想像中的好，中國近年來在媒體的吹捧下儼然成為一個高度發展的科技國家，也有許多人到了沿海城市繞個幾回後就開始跟著一窩蜂認為中國好進步，以為所有中國人都過著富庶的生活，但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很大的，試想，台灣這麼小一個都能有城鄉差距了，中國這麼大怎麼可能不會有城鄉差距，而且這裡的城鄉差距可是比台灣的還要大好幾倍，以我待的城市——成都為例，成都雖然有地鐵，但並非完全普及，像江安校區這邊就沒有地鐵，再加上交換生也沒有交通工具，因此去哪裡都很不方便。而人民素質更是低落，除了在路上到處吐痰，連在觀光景點也有一堆人隨地吐痰，馬路上也每天都險象環生，許多機車駕駛不戴安全帽就大搖大擺的逆向，車子完全不理紅綠燈，也完全不顧路況，想怎麼開就怎麼開，硬擠硬撞的開車方式比台灣計程車還要猖狂，甚至連方向燈都不打就直接轉彎、超車，時常搞得交通大亂，喇叭也是想按就按，導致喇叭聲氾濫在整條馬路上。在大眾運輸上也相當沒有品質，例如搭地鐵時永遠都不排隊，也不懂先下後上的觀念，車門一開就一窩蜂地擠進去，要下車的人往往只能

死命地從人群裡鑽出來，屢試不爽，還有許多人在火車裡抽菸，一路上整個車廂都是飄散不去的二手菸味，雖然高鐵禁止吸煙，但是另一項令人惱怒的事情也會發生，那就是用手機看影片不戴耳機，中國人似乎都很樂於和所有人分享手機裡的內容，不管男女老少，總是會有不戴耳機、音量開超大的手機使用者出現，讓人想好好休息也無法，總之在中國的外出交通上，真的一刻都不能「閒」，即便你只是個乘客，也常常被他們的開車方式嚇得心臟漏拍。

基本上我覺得台灣的生活品質比起中國好太多了，人民素質也絕對高於中國，評論一個國家的方式永遠都不能只看光鮮亮麗的那一面，就像你也不會認為台北市代表全台灣一樣，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值得學習的是，這裡的系所專業課程是真的讓我覺得有專業的感覺，在台灣的時候系上專業課程一次最多只上三個小時，但是對於需要大量實作的劇場藝術系課程而言，表演課、導演課、設計課一個禮拜只上三個小時是絕對不夠的，這裡的系所專業課程常常是一堂課從早上到晚，學生可以直接在上課期間排練、操作，而且隨時有老師在旁指導、進行討論，老師也有更充裕的時間可以運用，幫助我們在專業教育上精深。

台灣的大學要上太多通識課了，既然我們都經歷十二年的通識教育了，為什麼進到大學還要繼續上通識課程，尤其英文、國文課，我們在申請進入中山大學時不是就會經過成績篩選與系所要求篩選了嗎，為什麼通過了以後還要繼續修英文課？強制上國文課也很讓人匪夷所思，的確很多大學生中文造詣很差，錯別字搞不清楚，但我不認為這是大學教育的責任，這應該是在他們國高中時期的教育義務，尤其中山國文課教材是校內老師編排的，除了要求我們讀余光中以外也沒有更別具特色的教學內容，國文課的存在實在讓人不解，除此之外還要求我們要修跨院、指定向度的博雅，我們既然都進入大學選了自己有興趣的科系就讀，就代表我們對其他科系沒有興趣也不拿手，但學校卻要求我們修跨院，讓我們去上我們不擅長的學院的專業課程，只會讓學生更痛苦，與其限制我們一定要修什麼向度什麼院系的博雅，不如取消限制，讓我們自由選擇想修的博雅課程或外系專業課程，就像我對外文很有興趣，但是大一、大二時卻因為規定只能修非文學院的跨院課程而佔掉了我想修日文、西班牙文的時間，等到我完成學校規定的通識教育，我只剩下大四一年的時間能去上我真正想上的課，這豈不是浪費了許多時間嗎？

六、 照片